126.2
Sy933r
W

ガラス使用

126.2
Sy933r

莊子翼卷之八

北海焦　竑弱矦輯
秣陵王元貞孟起校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矦武矦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扵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扵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扵我武矦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732959
427.12

淵堂藏書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無鬼釋文緡山人魏隱士超然司馬云猶悵然也繫爾雅固也一身也精神不動若亡其身如言望之似木雞也直謂馬齒曲謂背方謂頭圓謂目失司馬本作佚卹佚驚竦若飛也六弢太公兵法金板猶云藏於金櫃也踉踉蹡也位猶處也趨處於空企也跫然行步聲謦欬喉中聲）

嗜慾好惡內外無可故云病矣不對不悅其言
郭註也夫眞人之言何遂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從横
說之而君未嘗啓齒是宜樂鶴以鐘鼓耳故愁也聞
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之
所好也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喜眞人
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呂註無鬼忘武侯之勢而箴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已
故超然不對無鬼託相狗馬以喩已無求之意
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爲用而有求者中質
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已者一猶忘之則忘
已可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
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無與
樂若失則無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
而已超軼絕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
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
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
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
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

失其性命之情而馳於人僞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
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眞者則
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
狂惑其有聞眞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
吳儔無鬼蓋神人也因時乗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
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
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
之剛暴亦悅而咲喩之有道故也
新傳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當於所
好通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然無鬼
非能相於狗馬也寓入道之意於狗馬耳以狗之上
質則若亡其一以天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
一者以形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
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爲不虧其
本則無用無爲無用
所以能入於道也
管見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趍軼絕塵之姿可想像而
得矣視日忘一猶可形容至於卹失喪一又善

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囿焉之可以規矩鉤繩喩也
者物始萌兆若亾若喪猶云恍惚有無之間不可指
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以得
武矦之心其效速於詩書弢略也

方恩善　接多欲則神傷絶欲則神妨惟至人爲能行
於欲而不流乃所以爲善養神也行於欲而
不流者惟外生者能之若亾其一若喪其一此
外生之喩也而呂氏以爲喩人臣之忘勢淺矣

徐無鬼見武矦武矦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矦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矦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ガラス使用

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郭註 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若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是違天地之平也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尚之爲愛愛已僞矣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眞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欲偃兵可得乎從無爲之乃成耳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器也君爲仁義民將以僞繼之未肯爲眞也仁義有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故有伐變謂失其常然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失矣

無以巧勝人謂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也無以謀勝人謂率其眞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也無以戰勝人謂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也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剋非己勝若未能已則莫若修己之誠使甲兵無所陳而猶偃也

呂註 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者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因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変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無形則無所造矣鶴列于麗譙則往而觀之徒驥於錙壇則坑而覷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惡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修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無不

應奚患民之死不亦脫哉

口義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天地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所惡也。君病此而不自知、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形造形成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傷其內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列、兵陣名。麗譙、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內皆若兵騎陳列於前、無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得爲順、失爲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巧謂機心、智謀自機巧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胸中爲物所戰撓、外惟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無所迕、不必爭而戰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

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太隗其可得乎爲天下者若此言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也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也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分爲害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太隗至矣

【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絶宜其至于上達達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瞀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必莝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爲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爲害者而已

【碧虛】童子以牧馬喩治国有旨哉馬之眞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放任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害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信）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潮）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

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 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則万物不召而自来非強之也與朝榮官以十言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也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勸事非其巧則情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於事變凡此諸士用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

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而何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 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爲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尚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為則一以不知真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為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為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寒以所遭為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真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循本 夌誶夌轢也誶問也每事歴过誶問之也招世以天下為已事如招攬之也與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賓際以交際為重也比合也不督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為

通義 囿于物者二十身居事外用智者也順比于時者十又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物于易不為物

之能変者也物而能易則形雖物而能神矣前之諸藝情状皆如物之有方有所不爲能変易之物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渠）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直）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罹）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　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

ガラス使用

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横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随改无声則无以相動有声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爲至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異國使閽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朱以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其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爲已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羿不必前期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說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說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以喩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鈃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以其眞宅之歸而於是非若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使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循本】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羿也可乎以喩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冬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熱之時能以冰而爲冰一十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爲冰未爲奇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

ガラス使用

之角聲自動似爲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曹紹夔知樂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鑢磬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眞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蓋有此事當主也斈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土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不足爲奇且若是耶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耶惠子荅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爲五不知孰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踟蹰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聽子耳齊人有蹢行

其子於宋而使爲闇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棄之外国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棄之試推其類其求鈃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此之棄其子者爲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此之棄其子於外国爲何如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疏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爲非而不知己之非也離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蹢躅行爲他国之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鬭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鬭從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ガラス使用

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運斤成風聽目恣手也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斷而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太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可不謂云告言也鉤亦逆也不謂列子作不諱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叛）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己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体之名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謂容乃公者乎

江遹 上忘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愧不若黄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以善敗爲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務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国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眞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儉嗇褊急而其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㨖（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顔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揉曲折而攀援也執死司馬云見執而死也）

郭註 敏疾也給續括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国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 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

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 齊国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栄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呂註 田禾一覩齊国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内而有迹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而未復吾又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

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　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憭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彖三尺未足稱長凡以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所以成大故聖人汎然都任之生無爵有而無之也死無謚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也實不聚令萬物各知足也名不立功非己爲故名歸於物也此之謂大人若爲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爲況大愈不可爲而得惟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我理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　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彖也誠如二子所爲則雖有彖三尺猶爲不言彼二子所爲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老子翼6巻莊子翼11巻』 請求記号 126.2-Sy933r
ガラス使用

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爲大也夫以善言爲賢且不可而況爲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故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爲大爲則一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地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太備者誠而已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己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一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

循本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令人之比而爲之乞言也孫叔敖薦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爲而解難息兵則吾言亦何以言爲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

ガラス使用

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牂爾雅云牝羊也九方歅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皐渠公齊富室爲街正買梱自代）

郭註　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尓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柰何也。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則之則易售也

呂註　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循本　奧室西南隅。宎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牂與鶉乃得於室中。郞詩言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今但下得生字差異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ガラス使用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illegible]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蒲結切）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

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擧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擧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

ガラス使用

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暖暖柔貌姝姝妖貌濡需謂偸安須臾之項卷婁猶拘攣也六字叶音成文童土無草木地煬炙也爲和氣所炙云融也）

郭註 仁者爭尙之原故禍后世仁義既行將爲以爲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唯外賢則賢不僞矣暖姝者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偸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會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貫也

呂註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覕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太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爲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爲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而不知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卑汙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婁攬不藏其韇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羶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爲利則濡需爲害則卷婁以舜之迹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知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眞人之所以無甚親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視天下猶敝屣而其所以爲舜者視舜猶塵垢秕糠耳非神與眞而何蟻以知

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很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聞而持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輒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眞之道也

管見　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知之必超出到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爲羶之所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然後以目視目不眩于色以耳聽耳不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変一循理之自然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

以治之耶

通義　蟻至微羊至柔而未能無知無意眞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一如魚之忘水而包

筆乘　以目視目不以我視也以耳聽耳不以我聽也以心復心不以我復也人惟有我則不能循物而失其平者多矣耳目心皆任之而一無所與列子所謂廢心而用形者也有不如繩之平惟変之循者乎変言物之萬変也心與耳目並言即釋典以意與眼耳鼻舌身爲六根同意其平也繩其変也循王元澤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変也循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

ガラス使用

梗也雞廱（雍）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
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
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
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
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
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
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
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
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

以爲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
也（崔司馬云烏頭也雞廱芡也豕零進學解所言豨苓也）

郭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
爲失故當所寓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
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應所不可則有時而失
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
與爲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
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無意
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
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
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
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其知能也故以戮之禍
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
以救
禍也

ガラス使用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眞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死失之也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如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大夫種知以越之可以寄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遺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鼠日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其源而不竭也通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雖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之於聽目之於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生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其所不安不給敗則禍滋萃夫唯迷非一旦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循本自鴟目以下連以五箇故字中言其義鴟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刃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生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廝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累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轉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好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殘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聽之者耳

新傳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徇也故必期於明則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於徇則是有意於徇物也夫有意於聰明與徇則不免於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古之至人知多知爲禍本也雖智而未嘗不喪智故禍不能爲之果世俗不能而矜其智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之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之終不免於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智之招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懈）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潔）滑（猾）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坦）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頡滑向云錯乱也揚搉漢書揚搉古今註揚挙）

也攟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夫一道也太陰解之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休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眞不搖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不可有崖應物宜而無方也不可無崖各以其分也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上各自有實也各自有故不可相代不可以慼宜各盡分也推而揚之有大限也者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矣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是所戲者必恃其所不戲而後善傳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夫之知也必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以至大定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亡亦有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无南無北無東无西体以大方也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漢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似不解言本无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崖无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

ガラス使用

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相代而不可窮詭能以是問之可不謂大揚搉乎揚譎孫其幽搉譎核其實彼不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無之而復於不惑庶幾大不惑也

【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立知之所知無幾而要所不知者方為大知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皆是不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照臨之者吾以爲李冥矣而又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爲則彼又自爲始因上文大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然惟不知而後知之耳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北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覈搉揚搉揚者擧揚也搉者反覆手也當衆擧揚對荅以手反覆指陳之也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擧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己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情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管見總論】武侯雖强悍誰入而無畏說之有道首言良駿以發其心兼明君之於臣下可不止是眼乎遂能始怍終合蓋人之良心善性无蔑盡之理猶未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爲國之道何在乎爲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蹐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独朗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其後世諸士趣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无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鋒鏑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功也又喩有隰朋之才然後足以致管仲之舉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且遠弄丸秉羽者雖巧能乎力方歟知捐華而不言其則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然賢而獲利者也堇梗麃零時爲帝以喩人之移是風白河水之相攖以喩化之移人物之宗物固寄矣終不免於移七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蹍心恃不知者則不已天人以獨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測角切）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illegible]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記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

郭註 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趣也言己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相助消者言苟進故德薄而名消也凍暍之喻言己順四時之施不能趣彭陽之意也聖人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與之為娛不以為物自苦也樂物保己通彼而不喪我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並立而化望風而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是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 公閱休无求於此宜其為王所信而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其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冥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足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祿不足以為高則王公化卑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无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无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端也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閱休之為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循本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己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卽為衣暍者遇冷風卽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沈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詞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道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嘆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言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

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天凍者至其孰能撓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方子及 凍者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而凍解也。暍者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而暍消也。慕用者必假資於權門。權門雖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奚啻凍之寒暍之熱而顛冥者彼且厭之。豈能得志哉。故曰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綢繆猶纏綿也　體天也命名也）

郭註 達綢繆所謂玄通也周盡一體無內外而皆洞照也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此非逃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

ガラス使用

襲非性之所安頑能以也

呂註 人之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一體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內不見我外不見物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者出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搖作共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聞若不聞其可喜也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損焉

循本 綢繆事理轇轕處唯聖人爲能達之周徧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搖搖與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玄）衆閒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况域切）其合之也若之何湯

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然喜悅貌聞元嘉本作閑洫溢也一云壞敗也）

郭註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緡合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体其體用其性也衆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下斯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圍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司御之蜀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己名法者已過之迹非適足也故曰嬴然無心者寄治於羣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介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容成子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矣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呂註望舊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爲吾之国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閒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閒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爲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洫所謂復命稽作是眞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謂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謂御者心止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

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嬴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嬴爲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傅仲尼非傅湯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　言見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真性者乎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性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有爲而復於自然真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世則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濫與理冥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不爲師所聞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傅從之而不聞隨順而成其道湯又爲司其名彼三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嬴法兩見於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是又爲湯之傅也

循本　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俱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務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盡其思慮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日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

ガラス使用

自其一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内則無外湯得其司御以十三得其三爲之自相呼應

徐士彰　如此看焉乎可通黄帝命咎成造歷故其言曰除日無歳解者以咎成爲古聖人非也

魏瑩（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

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犀首官名）公孫衍爲此官抶擊也惝惘也嗃管聲劍首劍環頭小孔也吷吷然如風過也

郭註 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今自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々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自悵所爭者細也辟猶喩也吷言曾不足聞也

呂註 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乱人也者不免於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於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太山爲小矣王與夫争之所自起者本無有也是以惝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復分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吹劍者吷無所受也

副墨 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吷而已何以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軋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無所容聲而況蠻觸之爭乎

ガラス使用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止山名漿賣漿家也極屋棟也稯稯紛〻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陸沈當顯而隱如無水而沈也）

郭註 埋於民與民同也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其聲消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皆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著明也何以爲存謂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 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從而之高也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閒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沈者以孔子之跡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蒼白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爲佞孔子荅以非敢今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栖栖者非得已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illegible]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齊與分劑同耕法也萑葭蘆也並潰漏発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

郭註　鹵莽滅裂輕脱末略不盡其分也變齊功盡其分無所不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若絡致其極則何患萑葦害禾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離不其於管並潰以下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呂註　爲道日損以至無爲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爲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内之欲惡爲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孽奪其眞之所爲也

楊用修　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鳥耘之說如鳥備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芸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

ガラス使用

善生云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生而抑之又云欲惡始崩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卽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與俗讀蒹葭始萌爲句者誤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敢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幕覆也離著也一形褚氏云當是一物傳寫之誤）

郭註　殺人大菑謂自此以下事大菑既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

ガラス使用

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也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將以避誅罰也主日與僞上於何許得其眞乎誰責言當責責上也

呂註匿蓋嘗有從者解朝服而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訓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乘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僞繼之上出多僞而欲下不僞不可得也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物情之変然也物情之変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其生無其出者爲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而何不能用彼則害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

ガラス使用

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今之所是非五十九年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毎至望崖而反其為疑也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耶

使人忍言以契之

管見人閲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蚿蚷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而吾之真常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則亦何感之有盡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不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濫浴器也史鰌史魚也里居處也不馮其子言子孫不足記故使靈公得此處為冢也）

郭註靈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此所以爲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憑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

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爲也

方思善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耶意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礼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然特如此設喩耳里一作理詳銘語皆有韻予里韻正相叶古稱葬處爲蒿里則作理者恐非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

ガラス使用

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周礼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部五部為里賜與也拂戾弛面向也謂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度居也雖別區異所而同以大澤為居雖木石異端而同以大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郭註 大人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之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時世有變無心者斯順禍福淳淳流行反覆也於此為戾於彼或宜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正於此者或差於彼比于太澤無棄材也觀乎太山合異以為同也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数謂道而足耶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今名之謂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呂註 合姓名為丘里異為同也散丘里為姓名同為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同不能散也百

ガラス使用

躰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以為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於我則自外入者有至於中而不執有萬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為萬物逝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為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国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為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為無為則無不為矣時変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為妖也物情各殉殊面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為奇也物理不斉如此道者所以公之道本強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足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

循本　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為主而不拂滞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絶不賜者不以為恩時有終始世有変化不可執一也淳〻實也福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言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

管見　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徳之尊者考衆情而立論如所謂月旦評及各有流傳里諺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言合異為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賢愚得失之不斉同而異也天下之大是于丘里道之大貫于事物散同而為異猶指馬之百躰合異以為同立百躰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寡之則帰渾同理有至極不可容声矣丘山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老子曰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帰往安得而辞哉故自外入者宰也君子之宰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

ガラス使用

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歳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差者皆由自殉已情故不免于殊向譬大澤之百材合而為匠石之用異而同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為天下之用同而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哉夫道之為名不足以及道物數稱萬不足以及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距可量耶然既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

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阻一作）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illegible]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橋起言所起之勁疾也隨序變化相隨有次序也橋運謂相橋代頓至也）

郭註 間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也陰陽四時皆其自尒非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爲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以往至于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廃起皆自尒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謂極于自尒故無議也季真曰道莫爲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夫物有自然非爲之所能也由斯而覩季真之言當也至精至大皆不爲而自尒物有相使亦自尒也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凡物云云皆由莫爲而過去或使則實自使之莫爲則虛無使之也居指名實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意言愈疏故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尒而欲憂之此或使莫爲二者世所至疑也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與物終始者常不爲而自然也道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胡爲大方者舉一

ガラス使用

偶便可知也求道于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盡
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尓不在言與不言
極于自尓非
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此故疑於
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虗者也日月
往來升降消長相照相盖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
克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
是以欲惡去就乗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
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
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
橋則乗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
則反終則始陰陽尓四時尓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
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之所生起非所
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體道之人未嘗
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
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眞莫為隨所廢
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為
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内
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
于物以其不離于實則麗于虗故也以有名實為物
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虗不知其未
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
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覩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
非理之眞徃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
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
于物終始而已惡覩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
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
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
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者言自然也言而盡物多言
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〻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
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
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循本】橋起橋然高起也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
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

ガラス使用

處知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莫為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説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于無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声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荊川 莫為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縁性也居言著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管見總論 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世人往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蔑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悦當何如人之治身猶治国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国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于一時猶足以與百後之化如湯得三十臣傳于前而有太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歳功又何因天紂人之辨哉次因斉魏聚盟而挙兵遂引觸蠻為喻以恥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鄙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為未忘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栢矩歎辜人以失為在已正已以正物也遽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体立体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太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産而同歸不越乎形化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滞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以載道也明矣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云）流于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該）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陳）蜳（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頽）然而道盡（王云憂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用必焉螴蜳讀曰沖融言怖畏之氣沖融兩液不安也慰暋鬱悶沈深屯難也僓順也道乃盡也）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也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雷霆水火焚槐所謂錯行也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无宜也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縣於天地之間所希跂者高而闊也慰暋沈屯則非清夷平暢也生火内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其和焚矣月不勝火者大而黯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也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

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逢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爲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爲善惡而不近刑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己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蓋道未至僓然而盡雖在己所欲猶

ガラス使用

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人者乎伍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以上下言大嵬莫所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螴蜳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之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僨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 螴蜳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暋遇究則沈鬭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則生火焚和而信不全矣

碧虛 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用知爲可必則比干不諂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佞倖兩陷而不可逃也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己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忠孝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及焚大槐淮南子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于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人和焚棄矣忠孝如月暴虐如火月固不足以勝火唯僨然無心而至順者乃盡道也

口義 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糧運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ガラス使用

亦此類孝已殷髙宗子見逐於後母曾參芸瓜大杖則走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而流皆言其不可必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

循本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爲取火之木也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螴蜳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于天地之間欝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僓然而喪

洪邁　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夏之日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究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　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卽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爍若使陰陽錯雜欝而不紓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雖以直折是也所以体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故利害不于於心而死生无變於己衆人不然則

ガラス使用

（不知外物不可必而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於是生火盛多而天和焚矣月固不勝火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采邑之租金鮒廣雅云鰿也波臣猶水官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褚云王當是士字之誤）

郭註　（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呂註　（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界八）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

ガラス使用

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丗全）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追切）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illegible]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巨緇大黒綸也輇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已成也累小繩綸也縣令猶賞格言求合其所示之令格也）

郭註（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疑獨（犗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

須溪（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于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準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于小大也當斛魚之時則斗升為大任公為小）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擪其顪（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下曰臚擪一指擫也顪頭下毛也）

郭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其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illegible]修上而趍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illegible]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末謂頭或曰背也隱病患也躊躇從容也從容興事雖有成功猶致弊迹毒百世况動矜善行而載之不已乎）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僂視之傴然似營他人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爲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世業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反傷動邪者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也享不遠本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世之斈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

ガラス使用

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乱生于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無其謀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歡樂為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若此中民之行進焉耳躰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絶棄聖知而忘善悪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為而反焉則無非傷道無為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呰誉之哉豫若冬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矜不可得也

循本 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驁放驁不顧也驁驁萬世之患驁然自以為得不顧其貽患萬世也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為此耶失其智略而不及慮此耶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驁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為驁汝雖以此為驁乃終身之醜不過尋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声相結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毋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誉堯而非桀不如両忘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載循行也奈何哉其所行終矜爾戒其勿終如此也

補註 抑固窶耶亾其略弗及耶言夫子所為足以致因乃妄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毋乃亾其智畧不及慮此耶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門偏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淘河水鳥也蘇子瞻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畏其天也此與羿之雀養由基之猨無異石碩古通用

郭註 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也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如嬰兒之言況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跂而斈彼也

呂註 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国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循本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于其所不覚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塹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廁足置足塹下也掘也致至也本義作至）

郭註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呂註 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奚啻容足之於地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illegible]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波高下貌）

郭註 性之所能不得不爲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爲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火馳言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爲人齊同至人無留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故曰遊於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

ガラス使用

而不失己教因彼性非斈也故曰彼教不斈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至其我故曰承意不彼

【呂註】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覌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覌也莊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々皆覌雖欲不遊不可得也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决絶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留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决絶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若尊古而卑今則以豨韋氏之流覌今世淥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為僻與順人而內不失己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荊川】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道理豈可拘耶以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浮屠不三宿桑下蓋此意

【副墨】彼教不斈承意不彼言彼所謂世教者意不屑屑焉斈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非兩件有所擇擇未取則非遊于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覌蒙莊之所謂遊者定非絶物忘世之斈有道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知厚德也

【方思善】能游者溺而不止不能游者往而不反此游字是游世之游非逍遥之遊也故一則為流遁一則為决絶覆墜而不反此决絶之弊火馳而不顧此流遁之弊也二人相與為君臣言各貴己而賤人也易世而論定則均之非至知厚德之任矣故至人善游不易乎世不失乎己而無古今彼我之分向也古未必可尊今未必可卑也以皇視帝則帝為卑矣以帝視王則王又為卑矣一古一今遞高遞下孰

ガラス使用

能不波乎此至人所以遊于世而不僻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羶）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女展切）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illegible]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鎒（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跈或作蹍履也殷尚書以殷仲春之殷中也言人自不得中非天之罪也胞腹中胎也勃谿司馬云反戾也）

郭註　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生起也凡根生者無知亦作恃息也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人塞其竇者無情任天竇乃開也閬空曠也天遊之不係也勃谿爭處也攘逆也大林丘山之善者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德溢乎名者過其當也名溢乎暴者禁慝則各美于德也誸急也謀稽乎誸者急而後考其謀也知出乎爭者平往則無用知也柴塞也官事果乎衆宜者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草木生而銚鎒修者事物之生皆有由也到植不知其然者專由理發故不覺也

ガラス使用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声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顛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躁踐得失交戰于胸中幾何而不至于跈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去則死息之出入適于午以消長循陰陽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声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眞氣從之正形一視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事物不能攖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婦姑讀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垢否則六鑿跈而相攘矣六鑿卽耳目口鼻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間世萬物無足攖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誸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声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于未乱無若草木

怒生而銚鎒始修也

循本哽咽也跈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跈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于足指而循踝龍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変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跈矣以喩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之故也其息之不勝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喩閬音限重閬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如室之重閬也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姑婦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寛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闘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內因名声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心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

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竪柴柵以為衛柴柵木不立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鎒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若逆也

【管見】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為徳所致苟無徳以貫之則五者倶壅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為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寡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其所倚以為命者也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以平日所見隘陋怱覩虚曠高明之境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為所勝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楽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楽物也豈真楽哉蓋外有慕則内斷重于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為徳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倶失急思所以為謀則

知出而争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変矣後言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

【副墨】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乱于声則不聰鼻奪于臭則不顫口欶于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徳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浄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霊覚然六根門頭頭〻是障雖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處〻皆徹矣所以道不止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跈〻則衆害生之跈足陥泥淖之迹也人之虚霊為物壅塞則將陥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耿而不盛其不盛者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竇耳蓋此段霊光時時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室之有竇日光自穿惟人自塞其竇乃光明若虧蔽而不見耳

ガラス使用

方思善 人恃息而生息恃虛而生虛者道之所集也故虛則六根爲我用不虛則六根爲我賊用則神藏賊則神亾凡亾於中者未有不取足於外者也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生乎躁知生乎爭柴生乎守官事生乎衆宜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之時息者時至則生雖鎒不能遏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闔者可植以此天游則窒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培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靜然可以補病眥𡟰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靜然疑猶作靜默眥𡟰一作揻𡟰）

郭註 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趠然不顧神人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故不相問也

呂註 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擮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擮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筆乘 眥𡟰舊解目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眥𡟰蓋

養生家之術耳按眞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明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内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虚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徃徃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汗海爲閑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虚室虚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絶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與敎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口義　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遂爲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爲累也官師猶今日官員也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踆與蹲同此一字鄙薄之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国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人而與之言哉

口義上面既説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兎意在於得兎也

莊子翼巻之八終

ガラス使用